

# 在阿伊欧姐妹会

作者：聂浪

(上接2015年9月18日B2版)

二  
那天我的身体就像一股清风，格外轻盈。回到家，金羽看我笑得合不拢嘴，问我：“又是什么事让你高兴了啊？”我说：“想不到吧，我做的炒菜一扫而光。”她说：“干脆不读书了，开餐馆去。”我笑着答道：“除非路都走不通了。书还是要读下去的。不然以后你发达了，进入了主流社会，会瞧不起我这个餐馆老板的。你跟人走了，让我找谁去。”“去找桂花啊。”她打趣道。我伸出手去扭她的耳朵，她却闪开了。桂花是满月红里的厨师，我在那里洗碗的时候，她对我很关照，为我炒的晚餐份量会多一些，有时还会顺路用车带我回家。我曾经常常在金羽面前提起桂花的好，于是金羽就会不时拿来开涮。

三  
有天，跟克里斯干完了中餐，妈妈叫他去买彩票。克里斯读了很多如何发财的书，临到了头，还是认为只有买彩票最实在。不流汗水，不用过程，一步登天。那段时间中彩的神奇故事的主角是一伙贫困的工人，他们合伙买了好多年的彩票，终于中了五亿美元的彩，于是每个人在一夜之间成了千万富翁。这个故事激动着许许多多的穷人，他们发疯似地买着股票，期望同样的财富降临到自己头上。克里斯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在阿伊欧整天鼓捣大家加入他的队伍，合伙一起买彩票。妈妈被说动了，每个星期六晚上开奖前都要交上自己的份子——五美金。架不住克里斯的撺掇，我也怀着梦想上了他的贼船。

午餐忙好后，有好长一段闲暇时光，克里斯邀请我跟他一起去买彩票。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就坐进了他的车里，跟他一起去一个加油站，买了彩票，又买了一包烟。看着时间还早，他建议到他的家里去消磨。

于是我就跟他到了他的家。他已经结了婚，只是还没有孩子，妻子正读研究生。家里看去整洁大方，家具也还入流。我在软软的大沙发上坐定后，就见他移开角落里的大花瓶，在寻找着什么东西。他把一个小纸包拿在手上，小心地打开后，里面是一些细碎的枯叶。他说：“让你尝一点好东西。”我问：“是什么？”他神秘地告诉我：“大麻。”我一听头皮紧了一下，下意识往天花板和四周看了一眼，真心希望FBI不要从天而降。

吸食大麻是非法的，我觉得我现在成了同案犯。克里斯很快就把弄成一个大麻烟卷，递给我。我双手连连在脸前摇着，表示拒绝。他劝道：“味道美妙得很，不想体验体验？”我寻找着婉转的措辞，说：“从来没有抽过，也许并不喜欢。”我怕的就是抽了一口，毒素就进入我的身体里，获得性欲食欲的地位。克林顿总统抽过，不过没有吞进腹中。我是连沾都不敢沾。他是大人物，有卓绝的免疫力；我是小老百姓，我怕大麻的轻烟一旦进入我的口中，就长驱直入，俘获我的灵魂。拒绝了克里斯，心里却又不忍，就对他说道：“留着大麻自己享用吧，很贵的呢，给我抽怕是糟蹋了。给我一支香烟吧。你抽你的大麻，我抽香烟陪你。”他就撕开了刚才买的骆驼香烟，抽出一支递给我。他说：“其实香烟跟大麻是一类，只是一个强烈一点，另一个温和一点。”我赶快赞成，应和道：“就是，听说在荷兰抽大麻还是合法的。”他贪婪地吸食着大麻，恨不得就让大麻的轻烟在五脏六腑里常驻不去。丝丝缕缕的烟在他的口中飘出后，他又伸出鼻孔从空中拦截过去，狠狠地吸了几口。那个时候，我看到了他眼睛里闪烁着异彩，跟那天第一次见到他时看到的一样。香烟却不好抽，我勉强抽了几口，就让香烟自生自灭了。

回到阿伊欧的路上，克里斯好像清醒了一些，一再叮嘱我：“不能对任何人说我抽大麻啊。”我知道厉害关系，连连对他说：“不会讲，不会讲。反正讲了你也不要承认。”他笑道：“当然不承认，我把大麻藏在最隐蔽的地方，一天换一个地方，你讲了也是白讲。”

那晚回家，我把这件事原原本本给金羽说了，她恐慌地说：“千万别再到他家里去了。说不定他是毒贩呢，让你迷恋上毒品，然后再让你高价去买他的毒品。”我却不以为然，对她说：“大麻跟可卡因和海洛因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她警告道：“他很可能是想让你先尝尝大

麻，然后再一步一步引诱你去用可卡因和海洛因呢。反正不要单独上他家去了。”

金羽的怀疑看来还是有些道理。后来克里斯被解雇，理由就是他把大麻引入了阿伊欧。

有次，克里斯不知为了什么跟朱丽叶争吵起来，克里斯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朱丽叶找他的岔，不是一日两日，这我知道。周一，克里斯都不上班，这时候总可以听到朱丽叶念念叨叨、责怪克里斯没有把炉子弄干净，又把冰箱里弄得乱七八糟……克里斯跟我在一起，也少不了对朱丽叶的抱怨。说她上班时候，不好好上班，却在电话里做着自己买卖宠物的生意。两人都在妈妈那里卖着乖，企图占得上风。周末的时候，克里斯对妈妈百般殷勤，给她弄好吃的早餐，还四处为她跑腿。回来后，妈妈对他也是一番赏识的样子，会在他的脸上摸摸，甚至给他的面颊一个吻。朱丽叶手段更高明，除了在妈妈面前说话恭敬奉承，还经常带妈妈出去兜风，甚至上馆子。当然妈妈的小哈巴狗也是朱丽叶讨好的着眼点。她是狗贩子，妈妈经常要听她的行家咨询。两人都在妈妈那里扇阴风点鬼火，必欲把对方赶走而后快。

克里斯负气出走之后，我以为他就从此不回阿伊欧了。不料才过了两个小时，他却回来了，而且还当着大家的面，红着脸，对着朱丽叶言辞恳切地说抱歉。朱丽叶没有说什么，好像是接受了克里斯的抱歉。不过，我知道，两人的仇从此就深了一层，哪天，寻着对方软肋，还会实施致命一击。克里斯事后私下跟我说，他需要钱交学费和过日子，所以他需要这份工作。我劝他道，朱丽叶正处更年期，脾气乖戾，对她还是能让就让为好。

阿伊欧抽烟的姑娘很多，每次跟克里斯上楼去收拾垃圾，在楼梯口那里，总会看到两三个烟缸里都是剩余的烟头。照克里斯的逻辑，抽烟跟抽大麻只是一步之遥，所以那些抽烟的姑娘中也许真有抽大麻的。而且，那些姑娘也忒胆大，做事没有顾忌。招来男人跳脱衣舞就不说了。我们正在厕所里收拾垃圾的时候，她们进来了，居然没有避讳，关上小门就在里面泉水叮咚起来。保洁工吉玛还说过，暑假里姑娘离开，她打扫寝室的时候，发现里面居然有丢弃的仿生阳具。这些惊世骇俗的事都做得出来，当然抽大麻这种事也是不在话下的。

## 四

终于有那么一个周末，我高兴地地上班，看到的不是克里斯，而是朱丽叶。她满脸放着红光，志得意满地向我宣布，克里斯被解雇了，她暂时代理周末厨师。虽然知道这是早晚的事，我还是吃惊地看着她，问道：“为什么？”她说：“他把大麻弄到这里来卖给姑娘们。”不知道克里斯是如何败露的。不过，有几次，我倒是看到过克里斯偷偷地去找几个姑娘办过什么事。事情到了法律的高度，妈妈自然不能再保持中立，只有倒向朱丽叶，解雇了克里斯。

朱丽叶那天出奇地对我好。看我熟门熟路地烙饼和炒土豆块，她说：“我跟妈妈说一下，让你来做周末厨师。”我心里想：“只要你不要为难就好，我自会主动去向妈妈提的。”口里却万分感激地说道：“嘿嘿，那就感谢你了。”她又建议道：“今晚晚餐就准备中国炒菜吧。你今天做厨师，我来洗碗。”我赶紧对她说：“我两样都可以包下来的，你自己忙自己的事吧。”中午洗碗的时候，我果然站在洗碗机那里洗碗，她则坐在大桌子那里写支票付她的各类帐单。洗完碗，送货的把朱丽叶定的小南瓜和青花菜送来了。我赶紧站起来，指点送菜的把菜拿到案板那里去。朱丽叶说：“我就不切菜了，知道你不愿意让我把事情弄糟了。”我不置可否，只是笑了笑。她写完帐单，对我说，她要到外面去办事，过一会儿再回来。

妈妈进来的时候，正好看到我一个人在做事，把菜切得像奏乐。她问道：“就你一个人？朱丽叶到哪里去了？”我忙答：“她到外面办事去了。”她又问：“你不需要她帮忙做什么？”我说：“我可以自己干，又洗碗又做饭。”为了得到厨师这个位置，我已经挖空心



(Photo source: Daily Mail)

思了好半天，设计了如何对她开口的一套话，现在却一下不知道从何说起。正张口结舌着，不料她自己却把好事送上门来，说道：“我提升你，你以后就做星期天的厨师吧。不过，我们得再找一个洗碗工。”我急忙笑道：“谢谢你，妈妈。找到洗碗工以前，我一个人可以干两个人的活。”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是个好孩子，然后趿拉着拖鞋出去了。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没有做渔翁的故意，历史却选择了我做渔翁。于是，做了这个渔翁，我却也心安理得，没有什么道德上的负咎。克里斯晚上打来电话，不说被解雇了，只说他需要钱，所以找了一份报酬高的工作。我问他什么地方高就了，他说在一个汽车维修站。那个小店是他一起学圣经的教友开的，克里斯曾经邀请我去跟那些人一起学一夜的圣经，其中一个戴眼睛的就是克里斯投奔的这个老板。我祝贺他攀了高枝，还用中文谚语“树挪死，人挪活”的道理来恭维他，说他太高明了。他在电话那端不时笑着，听去很快活，我一时真觉得他是高升了。他接着鼓捣我：“嘿，我走了，位置就空出来了，你该大胆去向妈妈要求把这个位置拿下来。”我略微停顿了一下，极力压住兴奋，平静地说：“我已经拿到这个位置了。”他就提高嗓门，用恭喜的口吻说道：“啊，你真幸运，祝贺你。”

我真的一个人干了好几个周末，我发现以前的打工积累下来的不仅有磨难，而且也有智慧。即使一兼二职，中间还花几分钟，到楼上一路喊着“男人来了”，一路去收垃圾，我仍然把一天的工作统筹得有头有绪，工作做完了，却还不觉得十分繁忙。中午，我居然还可以有闲暇看看闲书，心情也很从容飘逸，以前打工的那些压抑和郁闷一扫而光。我有时甚至可以写上几行诗。晚上，回到家，在金羽面前，做得声情并茂的样子，对着她朗诵那些句子的白居易那样，当场改了，再誊在一张印刷精美的稿签上。之后大着胆子，挑了《厨房和生命》以及《盘碟起舞》两首寄到《世界日报》去，居然还都发表了。于是，我就得意非凡，觉得自己其实是在一兼三职，洗碗工、厨师和诗人。我的工资当然也涨了不少，每小时得到6.5美金，在一个人包干的这几个周末里，妈妈都按时工资发给我薪水。

现在，做中国炒菜，我已经不像第一次那样傻。我用小锅，一锅一锅炒，炒了再放到菜盆子里。菜炒出来还真有了单锅小炒的效果，不再有那个大方盆闷出来的土黄色。知道有的姑娘嗜辣，我还去买了辣椒酱，炒出辣的和两种。周末的中国菜已经成了阿伊欧姑娘们对周末翘盼的一个理由。下午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个和几个姑娘，有时还居然穿着比基尼，闯到厨房里来问：“What's for dinner (晚餐吃什么)？”我发现dinner这个词从她们口中吐出来的时候，有着小孩提到美好食物的那种故作姿态和嗲声嗲气。我很得意，答道：“Stir Fry (炒菜)”她们听了就要甜甜地

## ■ 校园内外 ■

### 女性给联邦最高法院带来心意相通

Slate杂志资深编辑Dahlia Lithwick于宪法日在布鲁明顿演讲中认为，女性为联邦最高法院在解释宪法上增加了不同的视角。联邦最高法院有三个女性大法官的现实改变了一切，其中缘由不是因为性别，而是因为她们不同的生活经验。

### 布鲁明顿民主党市长候选人汉密尔顿拉开选战帷幕

布鲁明顿民主党市长候选人汉密尔顿五月击败竞争对手，成为代表民主党竞选布鲁明顿市市长的候选人。9月20日，汉密尔顿竞选委员会在Bryan Park举办集会，正式拉开跟共和党候选人竞选市长的帷幕。

### Forte基金会选中IU商学院参与帮助女生在职场获得成功的项目

IU跟其它十所大学一道，被Forte基金会选中，参与一项旨在帮助女生在职场上获得成功的项目。

### 梦露湖开始有中国鲤鱼出现

一个为印第安纳自然资源部鱼和野生动物处工作的实习生在梦露湖大坝下方的尾部发现了中国鲤鱼。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从中国进口这些鱼类，以改善生态。但亚洲鲤鱼繁殖迅猛，随着数量的增加，已经向美国五大湖繁殖，危害当地的生态环境。这次，在梦露湖发现亚洲鲤鱼，当属首次。原因也许是今年夏季雨水充沛，把五大湖的鲤鱼带入印第安纳的其它湖泊。该实习生已向印第安纳自然资源部官员报告这个发现，以期引起重视。

### 民权运动先驱John Lewis到IU演讲

民权运动先驱和国会议员John Lewis到IU参加一个题为“语言的力量”的系列讲座。他是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六个著名领导人之一，1987年竞选入国会，继续活跃于民权运动的舞台。

### Hoosiers Outrun Cancer 于9月26日在布鲁明顿举办

一年一度的Hoosier Outrun Cancer户外赛跑和步行活动于9月26日在布鲁明顿举行。这项活动旨在为IU Health Olcott Center捐款。该中心免费为病人及其家属提供有关癌症诊断和防治的信息。该活动分设5千米赛跑和步行、1英里儿童跑步和家庭步行。比赛当日，有4,969人参与，共捐得225,000美元。

感叹一声：“Great (太棒了)!”。

每次炒了好几盆菜，端了出去，立刻就如风卷残云一般消失了。后来的姑娘就拿着盘子进来问：“还有菜吗？”我只好叫她们再等十分钟，几个起落，又炒上一盆菜，再送出去。有天，妈妈忿忿地对我说，她发现外面的姑娘也混到阿伊欧来吃中国菜了。我听了，暗自得意。对于我来说，无非是多了几个欣赏的食客，我再多炒点就是。但是我知道妈妈不高兴，她是管家婆，对油盐酱醋自然多了几分敏感和警觉。毕竟阿伊欧不是慈善机构，如果亏空了，那她的工作也会丢掉的。

——待续——

版权文章，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ROLEX

GOLD CASTERS  
FINE JEWELRY

430 South Washington Street, Bloomington, IN 47401  
Corner of Second and Washington  
812-332-1071

ROLEX \* OYSTER PERPETUAL AND DATEJUST ARE ® TRADEMARKS.